

台灣新文學

台灣文學 後殖民理論與



史論叢刊

9

趙稀方 ◎ 著

本書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清晰的梳理了西方後殖民理論的源流，
簡明扼要的評介了法農、薩義德、
斯皮瓦克、霍米巴巴……
等後殖民理論家的理論核心，
透過作者圓熟銳利的分析視野，
可以讓人準確的掌握
當代後殖民理論各家各派的優劣長短。

至於台灣學界因出於特殊目的，
對後殖民理論的誤解、誤用，
作者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駁。
因而本書不但是欲了解
後殖民理論者的最佳導引，
對端正此間學風亦卓有貢獻。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9.

後殖民理論與台灣文學

趙稀方 著

人間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後殖民理論與台灣文學 / 趙稀方作. -- 初版.

-- 臺北市：人間，2009. 6

面：公分

ISBN 978-986-6777-11-0 (平裝)

1. 臺灣文學 2. 後殖民主義

863.1

98009952

序

呂正惠

大約十年前，在北京的一次台灣文學會議上，我初次見到趙稀方。他的發言清晰而簡潔，論點鮮明，引人注意。以後我發現，凡是和他初次見面的台灣學者，對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都是聽他的發言。

在數次交往之後，我買到一本德國文化哲學家狄爾泰著作的中譯本。凡是有關狄爾泰，不論是他自己的著作，還是關於他的論著，我是必買的。但是這本書，吸引我的首先是它的譯者“趙稀方”。我知道大陸一些中文系出身的學者，外文能力極佳，但不能確認，這個“趙稀方”是否即是我所認識的趙稀方。下一次見面，我問了他，他說，他在英國待過一段時間，英文“還可以”。我就知道他的英文能力相當好，因為狄爾泰並不好譯。

他告訴我，他對當時在台灣紅極一時的某學者的困惑。某學者以熟知後殖民理論著稱，而趙稀方卻認為，他的某些議論顯然不合某理論家的原意。我說，台灣學界常有“故意誤用理論”以達到某種目的的企圖，未必不了解原著，他說，不是這樣。因為他終於可以確認，某學者並沒有讀過原著，他讀的是一個著名的學者對某理論家所寫的一段頗長的導言，而某學者

可能讀得太快，把導言的意思讀錯了。我知道趙稀方說的是實情。因為我也知道，台灣另一著名學者常常在論文中引用各種理論，但實際上他很少讀原著，讀的都是外國學者對這些理論的評論，甚至是入門性的評介。趙稀方跟我說，爲了研究香港小說，他基本上把後殖民理論的重要原著都精讀過了。我相信他的話，要不然他不可能把一些關鍵問題都講得清楚。

我曾經花了大約十年的時間，刻苦的讀英文本（著或譯）的理論著作，最後終於知道，自己只能讀懂盧卡奇和巴赫金。我“決定”，理論對我不再有用，此後我就讀的很少。但我的功夫沒有白費，我能比較容易地認出，別人是否讀過原著，他的引用是否正確，還是他以艱澀掩飾他的一知半解。

要把一種理論，引到中國（大陸或者台灣），是非常艱難的。首先，如果我們不能理解，西方爲什麼要講這種理論，就會迷失在文字的叢林中。西方流行這種理論，一定有他們自己的關懷點。理解了他們的“用心”，就比較能理解他們爲什麼要這樣看問題。其次，西方理論一定有它的“邏輯性”，有它的推理方式。任何推理，一定有它的不足之處。人文學的推理，絕對不可能像數學的推理，達到十分嚴密的地步。所有的理論辨難，一定是攻擊對方的推論弱點，再提出自己的解決之道。第三個再攻擊第二個，如此不斷的遞換。不能掌握每一種理論的邏輯，最後你會完全“不知所讀”，如迷失在亂山叢中，連“出路”都找不到。

趙稀方爲我們作了一個極好的“服務”。他讀過後殖民理論的重要著作，在他的評述中說明他們爲什麼要這樣看問題，留下什麼不足，下一個理論家如何攻擊上一個，又留下什麼問題。從總體看，整個後殖民理論又有什麼問題。人間出版社一

個較資深的編輯跟我說，他把趙稀方的稿子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終於知道，每個理論家在講什麼。我也把整本書看了一遍，也終於了解，為什麼我自己不怎麼喜歡後殖民理論。因為，如趙稀方所分析出來的，後殖民理論家所關懷的，我很少想要關懷。我的關懷點跟他們不一樣，當然對他們興趣缺缺。

後殖民理論近年在台灣紅極一時，但我絕對相信，很少人知道它在講什麼。如果你想知道，它至底講的是什麼，我認為，在兩岸的有關著作中，這一本是最好的。它講的很清楚，只要你肯用心讀，一定看得懂。如果你想“享受”一次看懂理論的樂趣，那就不妨試試看。

二二〇九、五月、十四日

後殖民理論與台灣文學

著◎趙稀方

出版者 人間出版社

發行人 呂正惠

社長 藍博洲

地址 台北市長泰街59巷7號

電話 02-2337-0566

郵撥帳號 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印刷 承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641-8661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 2009年5月

定價 新台幣320元

I	序 呂正惠
001	第一章 馬克思：後殖民之辨
015	第二章 法農：本土革命與心理分析
029	第三章 薩義德：東方主義及其演變
061	第四章 斯皮瓦克：女性主義與庶民發聲
081	第五章 霍米巴巴：文化的定位
101	第六章 揚：白色神話
123	第七章 察特吉：東方歷史與民族主義
145	第八章 後殖民批判
165	第九章 後殖民與文學
189	第十章 啟蒙主義與民族主義

213	第十一章 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
229	第十二章 新殖民批判及其分化
255	第十三章 後殖民的分野
275	註文
295	參考書目

第一章

馬克思：後殖民之辨

(一)

西方的反殖思想，與「殖民」歷史一樣久遠。早期西方反殖思想大體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人道主義的道德批評，另一種是自由主義的經濟批評。前者可以被稱為歐洲殖民主義批評之父拉斯·加薩斯（Las Casas）主教寫於 1542 年的《簡論印第安人的毀滅》（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America）一文為代表，後者可以亞當·斯密寫於 1776 年的《國富論》為代表¹。應該說，19 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既繼承又超越了上述人道主義道德批判和自由主義經濟批判的兩種歐洲思想傳統。在經濟上，馬克思恩格斯一反亞當·斯密等人認為殖民主義不能使宗主國受益的說法，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從根本上說就是殖民主義的產物。在政治上，馬克思恩格斯不同於軟弱的人道主義道德批評，主張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同時產生了他們的掘墓人無產階級，而在這種革命鬥爭中，殖民地人民又是宗主國革命鬥爭的堅強同盟軍。就西方的反殖歷史來說，馬克思恩格斯的反殖民主義無疑是最為徹底的，它對後世的影響也是最大的。經由列寧，它們後來成為了

20 世紀反帝反殖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理論綱領。

出人意料的是，以《東方主義》一書建立後殖民理論的薩義德不但不認可馬克思主義反殖民主義思想，反將其視為西方帝國主義東方主義話語的一種。在《東方主義》一書中，薩義德的批評依據，主要來自馬克思寫於 1853 年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在《東方主義》一書中，薩義德大段引述了該文，予以批評。這些段落後來成為了馬克思與東方主義關聯的證據，據說馬克斯因此而「聲名狼藉」（Robert J. C. Young）。為論述的清楚，我們在這裡此引述如下：

看到這無數的家長制的無害於人的社會組織拆散了、解體了、被投到苦海裡去了，以及它們的個別分子同時又喪失了自己古老的文明形式和祖傳的生存手段，這對人的情感無論怎樣不愉快，我們都不應忘記：這些淳樸的村社不管外表上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一直是東方專制制度的堅固基礎；它們把人類精神局限在最窄狹不過的範圍內，使它成為迷信的馴服的工具，把它當作傳統規則的奴隸，剝奪了它的全部偉大性和歷史首創性……

的確，英國在印度煽起社會革命，完全是為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在堅持這些利益的方式是愚蠢的。但是問題並不在這裡。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社會狀況方面沒有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的呢？如果不能，那麼不管英國犯了多大的罪，它在引起這個革命上卻是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這樣，無論古老世界崩潰的情景對我們個人的情感是怎樣難受，可是從歷史觀點看來，我們有權利同歌德一起

高唱：

這痛苦還要折磨我們嗎，

既然它增加了我們的快樂？

無量數的靈魂不是

已經被帖木兒的統治所吞噬了嗎？²

馬克思在這篇文章中談到，儘管英國對於印度的破壞是一種罪惡，但它在客觀上卻促進了作為東方專制基礎的家長制的印度破滅，因此在客觀上具有歷史進步作用。薩義德專門徵引了馬克思在同一年（1853）所寫的《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的話，證明這一結論，「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使命，——消滅舊的亞洲社會；另一個是建設的使命——在亞洲奠定西方社會的物質基礎。」在引完這段話後，薩義德認為：「使毫無生氣的亞洲實現再生，當然是地地道道的浪漫主義東方主義觀念」。薩義德從歌德的《東西詩集》這一標準的東方主義文本中，發現了馬克思東方觀點的來源，「這種觀點具有浪漫主義甚至救世論的色彩：作為人文研究材料的東方沒有作為浪漫主義救贖計劃之組成部分的東方重要。因此馬克思的經濟分析與標準的東方主義行為完全相吻合。」薩義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之所以忽然涉及到馬克思，是想說明西方東方主義傳統的強大。在薩義德看來，馬克思原來是對東方充分同情的，但這種同情卻由於陷入了東方主義的知識視野而消失。他認為，西方傳統的東方主義話語具有一種壓制力，「這一壓制力所起的作用是阻斷並且驅除同情心，與此相伴隨的是一種言簡意賅的蓋棺定論：他們並不覺得痛苦——由於他們是東方人，因此處理他們的方式必須與我們

一直在使用的方式不一樣。因此，一旦遇到由東方主義學科所建立並且得到所謂合適的『東方』知識（比如，歌德的《東西詩集》）證實的這類蓋棺定論，那陣突如其來的感傷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踪。一旦遇到由東方主義學科甚至東方主義藝術字典編纂式的強制行爲，情感的詞彙便會蕩然無存。」³

在我看來，薩義德關於馬克思完全陷入了印度以至「亞洲」的「再生」這樣一種東方主義視野的斷言是很成問題的。首先，馬克思認為英國人在印度的破壞遠遠大於建設。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指出：「他們打破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鏟除了本地社會中一切偉大和崇高的東西，因而破壞了印度文明。他們在印度統治的歷史篇章，除了破壞以外，幾乎沒有講到別的東西」。《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也說到：「英國把印度社會的整個機構摧毀了，至今還沒有加以重建的徵兆。失掉了舊世界，而沒有獲得新世界，這給印度人目前的苦難添加了一種特別的憂鬱。」其次，馬克思認為，即使英國人爲了自己的利益而給印度建立的一些物質基礎，但這也絕不會給印度帶來「再生」。因爲，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的發展的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來掌握生產力。印度的「再生」的前提是不受殖民者的奴役，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馬克思說：「英國資產階級可能被迫實行的一切，既不會解放廣大人民，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爲兩者不但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也決定於人民對生產力的占有。」馬克思的這一觀點非常明確，他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指出：「在大不列顛自身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全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

收穫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所播下的社會新原素的果實的。」

將馬克思主義與東方主義牽混為一談，完全忽略了馬克思主義批判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特質。馬克思恩格斯一直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西方殖民主義的血腥罪惡，批判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偽善。在《資本論》論述原始積累的章節裡，馬克思指出：歐洲資本主義是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白骨和血汗之上的，「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隸化，被埋於礦坑，正在開始的東印度的征服與劫掠。這些牧歌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以文明自居的西方資產階級，到了殖民地立刻顯現了他們殘酷的面目，「只要把目光從資產階級的故鄉轉向殖民地，資產階級文明的深深的偽善和它所固有的野蠻就毫無掩飾地擺在我們面前，因為在故鄉它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⁴馬克思引用威廉·霍維特（W. Howitt）的最為尖刻的話，形容披著仁慈的基督教面紗的歐洲人在殖民地的所作所為：「世界各地所謂基督教人種對於他們所能征服的一切種族所加的野蠻的行動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史上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凶猛的無教育的無情的無恥的人種所不能比擬的。」⁵另外，馬克思恩格斯一直大力支持殖民地國家的反抗鬥爭。這一點可以恩格斯的中國論述加以說明。近代英國對於中國侵略的過程中，遭到了中國人民各種形式的反抗，但這些反抗竟然被英國報紙指責為怯懦和殘暴。恩格斯對此十分憤怒，他在《波斯與中國》一文中指出：「那些炮轟毫無防禦的城市、殺人之外又強姦婦女的文明販子，或許會說中國人的抵抗方法是怯懦的、野蠻的、凶殘的；但是只要這種方法有效，那麼對中國人來說，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既然英人將他們

當作野蠻人看待，那麼，英人就不能否認他的野蠻性所具有的充分優點。如果中國人的綁架、突擊和深夜屠殺是我們稱之為怯懦行為的話，那麼，這些文明販子就不應該忘記：他們自己表示過中國人用通常的作戰方法，是無法與歐洲的破壞手段相對抗的。簡而言之，我們最好還是不要像武士氣味的英國報紙那樣從道德上去衡量中國人可怕的殘暴行動，而是承認這是一個衛國保家的戰爭，這是一個謀中華民族生存的人民戰爭。」在此，恩格斯義無返顧地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支持中國人民對於英國殖民侵略的反抗。薩義德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量的反殖民論述視而不見，卻認為馬克思在東方話語中輕易地失掉了對於殖民地東方的同情心，顯得很隨意。

（二）

在《東方主義》中，薩義德囿於一種文化決定論的視野，將整個西方知識納入了東方主義的範疇，而忽視了西方知識界內部的差異。在此情形下，以東方主義的視野收編馬克思主義顯得可以理解。《東方主義》出版後，批評家對於薩義德完全不提及這一領域的先驅很不以為然。在受到批評以後，薩義德開始承認並論述了西方自身的殖民主義批判傳統——這其實也是承認自己的後殖民批評的知識來源。譬如，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的「抵抗與敵對」一章中，梳理了法農、葉芝人等的後殖民抵抗論述。但對於現代西方反殖思想主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薩義德卻奇怪地保持著敵意和批評的態度，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影響的焦慮」。

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薩義德多處提及馬克思主義的「東方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視野。有論據的批判出現

在第2章第6節中，薩義德認為：

甚至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不同立場的思想家們，也像法國與英國政府發言人同樣地發表這種意見。兩個政治陣營都依賴殖民主義文件，例如充滿意識形態信息的東方主義話語，和黑格爾認為東方與非洲是靜止的、專制的、與世界歷史無關的觀點。1857年9月7日恩格斯談到阿爾及利亞的摩爾人時，把他們當作一個「怯懦的民族」。他們受到壓制，「雖然如此，他們仍保有嚴峻的性格和復仇心，在道德方面他們的水平也是很低的。」他這樣說，只是在附和殖民主義的陳舊理論。⁶

在「例如」後面，薩義德提及了三處馬克思依賴殖民主義話語的證據：一是「充滿意識形態信息的東方主義話語」，沒有明確說明出處，薩義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提到的馬克思對於歌德《東西詩集》當是一種。二是「和黑格爾認為東方與非洲是靜止的、專制的、與世界歷史無關的觀點」，這裡當是指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關於印度沒有歷史的說法，這一說法後來已經成為後殖民批評家攻擊馬克思的一個話柄；三是恩格斯關於阿爾及利亞的摩爾人是「一個怯懦的民族」的論述。關於第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有所說明。現在，讓我們簡單地討論一下後兩個問題。

馬克思的確說過：「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大家知道的歷史。」這段話聽起來的確有點聳人聽聞，但我們似乎還應該注意到上下文，如果將後面的話再引出來的話，意思就變得不同。馬克思的這段話出自於《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

未來結果》一文，文章的第一段談論的問題是「英國的統治權是怎樣在印度建立起來的？」這兩句話後面的話是：「我們所謂的它的歷史，不過是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者的歷史，他們把帝國建築在這個毫不抵抗的一點不變的社會的被動的基礎上。」很明顯，馬克思在這裡的意思，顯然並不在說明印度此前有沒有歷史，而是在一如既往地批判英國統治者對於印度的侵略破壞的侵略者的行徑。一次又一次殖民侵略的歷史，構成了印度的全部歷史。這種反殖民主義的論述，居然成為薩義德論述馬克思殖民主義話語的依據，讓人有顛倒黑白的感覺。

薩義德提到的恩格斯貶低阿爾及利亞的摩爾人的話，如果回到原文中去，也是一種斷章取義。恩格斯《阿爾及利亞》一文的中心主題，是批判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殘酷殖民統治。在文章的一開始，恩格斯首先介紹了阿爾及利亞的概況。在第一段說過地理位置後，第二段介紹居民情況：該國土著居民主要是卡比里人，其餘居民為阿拉伯人、摩爾人等。恩格斯首先讚揚了阿爾及利亞的主要土著的卡比里人：「卡比里人愛好勞動，居住於普通農村，是極好的莊稼人。」然後介紹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則承襲他們祖先的習慣，過著游牧的生活，將他們的居處根據牧場的需要或受其他情況所驅使，從一處遷到另一處。」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我們還能看到恩格斯對於阿位伯人英勇抵抗殖民者的稱讚：「對於阿拉伯城市阿特茲的圍攻證明了土著居民絕沒有喪失自己的勇氣，他們對侵略者也絕無好感。」恩格斯對於摩爾人的介紹放在最後：「在居民中最不受尊重的大概就是摩爾人。他們居住於城市，比較阿拉伯人和卡比里人享有更多的便利條件，但由於受到土耳其政府的經常壓迫，使他們具有羞怯的特點，雖然如此，他們仍保有嚴峻的